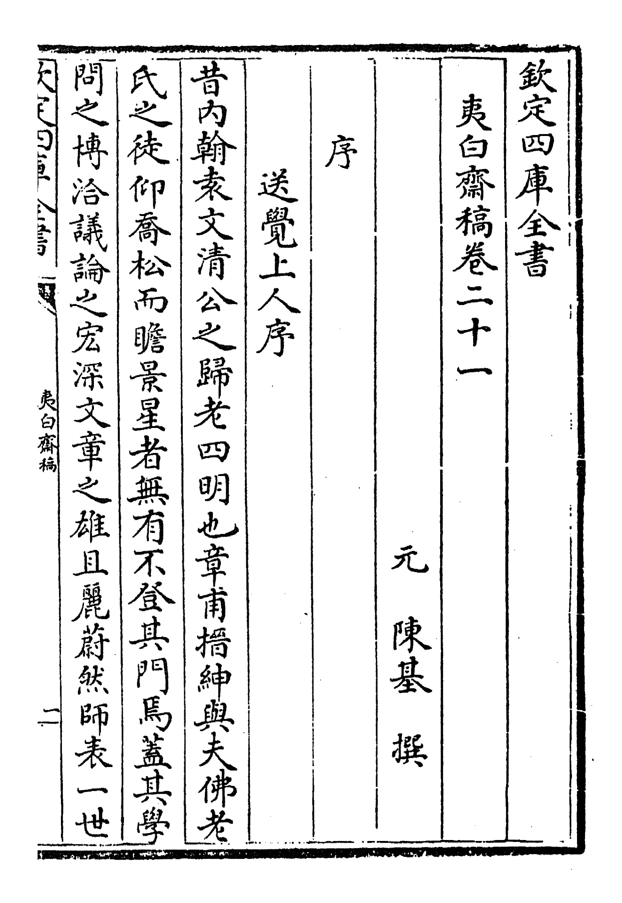


集部



夷白齋稿卷二十一

元　陳基　撰

序

送覺上人序

昔内翰袁文清公之歸老四明也章甫搢紳與夫佛老氏之徒仰喬松而瞻景星者無有不登其門焉蓋其學問之博洽議論之宏深文章之雄且麗蔚然師表一世

而吾鄉覺上人宗聖寔與及門者也公既厭棄人間世上人挈缾錫西涉錢塘聞大浮屠忻公嘯隱倡道金陵因不遠千里往參之是時中朝巨卿執法南行臺如濟南張公夢臣東平王公繼學並慕晉宋王謝孫許習鑿齒之倫與支道林道安輩往來文采之輝映聲歌之唱和亦一時儒釋風流之極勝也哉上人於是獲望其清光竊聆其餘論退而印之以儒墨博之以騷雅間以所長簸弄雲月陶寫性靈往往為諸名公所賞可始從故

侍講金華先生黄公於錢塘會上人自金陵來解行李出所作余獲覩諷詠之飄飄然有淩虛御風之意余固已心許而貌隨之矣未幾余自北方來寓吳門聞上人住錢塘古刹衣粗食淡梵誦修持甚力時長跪頂佛竟夕不寐其刻苦精嚴如此回視向來疲精神彫琢世諦語言文字將厭絶之不遑又安知世間所謂榮悴得失為何如者耶今年夏上人來自吳興臈且六十矣與之坐道舊故叙契濶乃知其徒強上人主持廣化山而非

其志也頃之尋還吳興徵言以為别自文清以來數十年間諸老淪謝殆盡而金華先生亦不可復作矣其門人賓客散之四方兵後相見亦有如我兩人者乎上人始以文字為禪悅終以修持為真諦而又為其徒所強立寺吾閩之安時處順古之所謂縣解也上人歸見吳興陸使君吳别駕為我謝曰治郡甚勞苦如過從欲得詩僧齊已之流信道原覺宗聖其人也至正十八年夏五月書

贈醫學提舉張性之序

先王設醫司掌醫政與冢宰之屬並隷天官歲終則稽其所事而以十全為課最其責亦甚重矣漢興史官論次百家而李柱國所䟽醫學方術亦得與六藝之文並守於王官及宋蘇長公輩論秦漢間得失引醫為喻而卒歸之於清淨天下至今誦之近世河間劉氏戴人張氏東垣李氏三二子者作推明漢張太守之學上達於淳于公秦越人而卒折衷於黄帝岐伯之書然其書不

務為苟同蓋時之先後或殊人之氣稟亦異治之法術
譬諸用兵曰攻曰守未可以一律論也大江之南士以
醫名家者宜莫盛於吳而劉李二三子之傳亦莫盛於
今日余獨怪夫公侯將相搢紳士夫與凡編户之氓無
論智愚賢不肖語及醫必曰張性之行省丞㫖拜官又
署性之為提舉醫學俾掌醫政而守王官輿論無不韙
之者蓋以性之之醫道稽之則其收全功於人者已非
一日矣今年夏行樞密斷事官淮南唐侯伯剛病憤懣

舌本強澁手足痿痺不仁或以為中風性之診切曰此痰積於中浸淫於脈絡走注於四肢節宣失度天和乖戾故病蹶耳非中風也法當理氣氣理則升降調達憤懣自平如其言而愈蓋性之用方如唐侯之用法法貴乎防未然藥貴乎治未病昔子產治鄭孔明治蜀寛猛嚴恕酌時之中以防範庶民猶扁鵲之技隨俗為變以拯人之夭札也今性之治侯疾亦猶侯不悍厲以邀一切之功不依違以狥難犯之勢視民所毒螫者謹除而去

之噫性之固難能矣唐侯亦豈易為哉蓋論病以及國診脉而知政此醫之善道也序而傳之豈徒以溢美性之而已蓋將質之唐侯而與吾黨從政者揚搉焉此余之未敢以苟讓為也至正十八年七月丙辰書

送周信夫序

太尉府妙簡屬僚淮南周君信夫由行樞密斷事官經歷進辟椽史至正十八年八月二日也斷事官夏侯仲信唐侯伯剛旦日走樞府揖吾黨而進之曰僕等辱待

罪樞府顧所資以辰入酉出役役焉日與擨臂乎桎梏

枘鑿間求所以折其衷而不可以斯須或離者周君也

今引而升之三事之庭知人之明則信無遺鑑矣然獄

情有所可疑事有所未允是非紛糾黑白涵淆將何所

諮決乎語已臨海陳某與經歷高君元善都事王君敬

甫謝之曰侯之言固當矣而或者猶有所未喻也夫操

斥陟以進退一世之人物者亦何容其心哉亦曰公而

已爾昔者信夫嘗以樞府椽與吾黨從事於平章榮禄

公矣其處心也恕其率己也嚴其趨事也暇而整其執筆以酌庸議法也賞必公罰必當殆權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而規矩之於方圓也文深而無害事修而不伐正色而毋或干以私及署經歷司畫諾俾羽翼佚等不翅如左右手此榮禄之所以信任而亦信夫之所奉以周旋者也今太尉以武救時以文經國不愛玉帛輿馬招來賢俊四方瓌偉之士聞風而至者相望也列辟庶僚乃有忠謹老成者如信夫譬猶國馬之在苑廐美木

之産鄭林步驟中鸞和之音曲直適繩墨之用而不使之叅緑耳以騁康莊由豫章而薦郊廟不幾乎貴遠而賤邇狥其名不循其實乎況馬蹄可以践霜雪歳寒然後知松栢此椽史之辟其屬任有重於經歴者故不暇為傒等計也夫物理有輕重人事有長短應務有方圓執權度規矩之中而將之以嚴恕濟之以整暇信夫其有彼此之岐哉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伯樂在前傒等不能私信夫而强留之矣匠石在後信夫行將

有待於諸公也俟白子之言辨矣宜述以為序於是書以昵之

西湖書院書目序

杭西湖書院宋季太學故址也宋渡江時典章文物悉襲汴京之舊既已裒輯經史百氏為庫聚之於學又設官掌之令書庫板帙是也德祐内附學廢今為肅政廉訪司治所至正二十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即治所西偏為書院祀先聖宣師

及唐白居易宋蘇軾林逋三賢後為講堂設東西序為齋以處師弟子員又後為尊經閣閣之北為書庫收拾宋學舊籍設司書者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書院有義田歲入其租以供二丁祭享及書刻之用事達中書扁以今額且署山長司存與他學官埒於是西湖之有書院書院之有書庫實昉自徐公此其大較也由至元迄今嗣持部使者節於此者春秋朔望踵徐公故事行之未之或改也獨書庫屋圮

板缺或有所未備杭之有志者間以私力補葺之而事不克繼至正十七年九月間尊經閣壞𢃄書庫亦傾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吳陵張公曽力而新之顧書板散失埋没所得瓦礫中者往往刓毁蠧朽至政二十一年公復釐補之俾左右司員外郎陳基錢用董其役庀工於是年十月一日所重刻經史子集欠缺以板計者七千八百九十有三以字計者三百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五十有二所繕補各書損毁漫

滅以板計者一千六百七十有一以字計者二十萬一千一百六十有二用粟以石計者一千三百有竒木以株計者九百三十書手刋工以人計者九十有二對讀校正則餘姚州判官宇文桂山長沈裕廣徳路學正馬盛紹興路蘭亭書院山長淩雲翰布衣張庸齋長宋良陳景賢也明年七月二十三日工竣飭司書秋徳桂杭府史周羽以次類編藏之經閣書庫秩如也先是庫屋洎書架皆朽壊至有取而為薪者今悉修完既工畢俾為

書目且序其首并刻入庫中夫經史所載皆歴古聖賢建中立極修己治人之道後之為天下國家者必於是取法焉傳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不可誣也下至百家諸子之書必有裨世教者然後與聖經賢傳並存不朽秦漢而降迄唐至於五季上下千數百年治道有得失享國有久促君子皆以為書籍之存亡豈欺也哉宋三百年來大儒彬彬輩出務因先王舊章推而明之其道大著中更靖康之變凡百王詩書禮樂相沿以為軌則

者隨宋播越流落東南國初收拾散佚僅存十一於千百斯文之緒不絶如綫西湖書院板庫乃其一也承平日久士大夫家誦而人習之非一日矣海内兵興四方驛騷天下簡冊所在或存或亡蓋未可考也杭以崎嶇百戰之餘而宋學舊板賴公以不亡某等不敏亦辱與執事者手訂而目校之惟謹可謂幸矣嗟乎徐公整輯於北南寧謐之時今公繕完於兵戈搶攘之際天之未喪斯文也或尚在兹乎序而傳之以告來者不敢讓也

至正二十二年八月丙子朔謹序

弔徐節孝先生序

至正二十二年歲次壬寅臨海陳基啓與桐城錢用壬以左右司員外郎待罪江浙行中書秋九月同叅平章公吳陵軍事於淮陰冬十月十五日同幕僚友出郡東門行三四里謁古宋儒先生節孝徐公之墓偕行者江浙行樞密院斷事官秦郵盛元輔行樞密都事淮南湯昺江浙行中書通事西夏王相嘉世禮椽史吳陵楊楫

洎行中書照磨維揚劉惟敬等咸在焉時城守甫解嚴
積雨新霽霜氣清肅周視原隰皆遺燹廢壘往時農邨
漁市樵蹊牧徑販夫賈豎相往來通有無貿易者四境
皆是也而今鞠為丘墟平陽彌望坡陀起伏殘阡敗塚
狐兎出沒無禁古今陵谷滄桑不知更幾亂離其生食
厚封都顯爵建牙樹旄以貴富誇當時沒以侯王公卿
禮瘞者不知凡幾人矣百世之下顧獨求前代一老儒
先生丘墓所在匍伏再拜奉牲酒薦享如弟子北面事

其師惟恐後荒榛莽蒼間斷碑將仆相與走其下藉草跽誦三復欷歔不克休至有感慨泣下者日且暮各上馬歸明日相見猶嘆息不去口好事者形之歌詠得詩若干首屬余為之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夷白齋稿卷二十二至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許　溶

夷白齋稿卷二十二

元　陳基　撰

序

程禮部文集序

文豈易言哉國家混一百年能言之士莫不各以其所長馳騁上下以鳴太平之休風求其雄深博與跌宕超軼敷之訓謨發之聲歌自出機杼與漢西京唐元和宋

慶歷以來諸作者爭衡千數百載而天下文章為之丕變則蜀郡虞公豈非偉然命世君子哉當是時豫章揭公亦以其峻潔之詞更相振耀海内爭師宗之並稱曰虞揭而文章之盛極矣至元重紀元之初余至京師虞公已退居田里久矣幸辱拜揭公而與其賓客者游故禮部員外郎新安程君則虞公之所雅敬而揭公所畏厚者也君壯年時挾所有客京師介然自持不苟務造請居窮守約人所不能堪而未嘗不一日鑽研六藝抽

繹百家漱滌刮磨與古爲徒蓋性安而好之之篤如此非直事剽竊衒華藻以馳騖虛聲而已操筆入館閣得官殊不以崇卑利鈍爲念雖仕而貧益甚至於文章則二公賓客槪莫能與之爭辭余嘗評其文如泰山之松氣凌青漢天風夜驚萬籟並作側耳聽之猶季札適魯而聞雅奏莆田陳公衆仲以文章名世亦以吾言爲然使之黼黻太平以傾其所長殆百鳥之於孤鳳也然飢寒困踣三十年來局守如一日而介然不苟之風與詞俱

厲不少衰年踰指使甫入直翰林教國子生拜南行臺監察御史擢禮部爲尚書郎方將頡頏兩制大其音聲以鳴其所未鳴者而君老矣間奉使江南欲解圭紱還朝廷近先人墓廬爲首丘計而道梗不能歸竟客死錢塘西山之僧舍余往弔其喪且臨壙哭之曰天能窮其身而不能使其文不工能使其道不大行於世而不能使其文不傳嗚呼悲哉先二十年余哭莆田於京師今君之没又哭之斯文之緒豈遂終絶也哉門人張吳同

里且親收拾遺稿會粹為三十八卷與同門臨安胡世顯校正刋之以余辱有忘年之誼俾為之序君名文字以文自號黟南生云至正二十二年十一月丁未序

孟待制文集序

國朝之文凡三變中統至元以來風氣開闢車書混同名家作者與時更始其文如雲行雨施雺霈萬物充然有餘也延祐初繼禪之君虛已右文學士大夫涵煦乎承平歌舞乎雍熙出其所長與世馳騁黼黻皇猷鋪張

人文號極古今之盛然厲金石以激和平之音肆彫琢以洩忠厚之樸而峭刻森嚴殆未易以淺近窺也天歷之際作者中興上探詩書禮樂之源下泳秦漢唐宋之瀾擺落凡近憲章往哲緝熙典墳照熠日月登歌清廟氣凌騷雅由是和平之音大振忠厚之樸復還其用力也如藺相如抗身秦庭全壁歸趙嗚呼亦不易矣今翰林待制孟君砥礪成均激昂文圃於斯時也固已步趨延祐之轍而先後之矣乃敭歷省臺左章右程問其職

則補缺而拾遺也詢其業則稽古而立言也人方役役我獨熙熙衆皆碌碌我則彬彬奉其所謂忠厚和平者綢繆於詩書周旋於禮樂浸淫於秦漢優游於宋唐身勤而詞愈修跡隆而業益專髮改而志彌篤雖刲以兵戈弗變也噫其用心亦精矣文章與時升降故氣勝則野詞勝則史要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天也今孟君之文含峭刻而就和平卻彫琢而趨忠厚倬然於三變之後抒不野之音含不朽之璞若固有之充是道也吾知其

完璧而歸無難也詩文摠若干首分爲若干卷序而存之以伺知者君名昉字天瞬西夏人也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書

金佗稡編序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雖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得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心膂爪牙之臣亦非若曩時馮異仗劍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漸磨浸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餘

一旦兩宫蒙塵宗社為墟中原父老日夜欷歔思宋不減三輔至光武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而康王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武穆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異卒以再造之績興漢室康王不能因戰勝之鋒用武穆而狥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而忠貞自許者卒無以逃瑕煉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非以其

能雪父兄之恥光先考之烈乎今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前古武穆父子銜寃於九原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有不為高宗恨也飛父子没餘二十年至孝宗受禪其孫珂始以籲天辨誣録詣闕上訴由是詔賜岳飛玟廟復爵位頒贈謚録遺孤時高宗為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都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吁已無及矣是編揔若干卷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吳陵張公命斷事

官經歷吳郡朱元佑重刻之且曰西湖岳武穆故第也宜序而藏諸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子左右司郎中臨海陳基序

飛雲樓詩序

浮光王君季野由其先公叅政賜第吳門羣公子幼學長娶不出吳境而季野别業於是有在笠澤者矣叅政公宦業焜燿事親尤盡孝季野葢克肖之故游鈞所至輙不忘其親此飛雲之樓所由創也余家天台少以賤

貧走四方每東望白雲則興狄公太行山之思恒竊嘆曰狄公社稷臣也吾何如人乃妄自擬狄公尋復自念古今賢不肖窮達雖殊然人子之於親寧有二耶乃奉母來吴名其室曰白雲山房李野翩翩貴介顧能折節好學日與布衣韋帶之士游不以余之無似既辱與之交又數要予登其樓以共適其適江湖無際上下一色相與躡雲根栖顥氣而洞庭之峯巒姑蘇之臺榭皆在指顧中親庭一室蓋可朝往而夕返也未幾李野北游

京師余亦泝河雒上嵩岳過秦漢之故都訪鄒魯之遺迹復自鄭浮孟津道河内踰汲郡達燕趙與季野會炊不暇熟又復度居庸出雲中涉灤水抵上京校其所歷亦可謂遠矣平生故舊獨我兩人相與為休戚關山蕭條僕馬悴瘏而心神夢寐未始不與白雲相往来於勾吳中也去年冬予還山房今年夏假館笠澤而季野方備宿衛於内廷仰清塵於警蹕蓋未獲相從於某丘某水之樂余每獨與其賓客一二人登其樓挾飄風於寥

郎撫夷曠於川原而季野之英標逸致宛在眉睫間蓋余與季野茲同志同道又同而去就有不可得而苟同者則亦各安其所遇爾乃為賦飛雲樓詩一章以自見且書以寄季野使知余登臨而有夙者之思也詩曰樓居何所曰惟雲只余也何思曰惟親只我居我處與雲上下朝吾出游夕反親舍雲乎天飛子也中路顧瞻山河蒙犯霜露匪雲則飛實心之馳匪心之馳實親之懷我登高丘望彼遠海歸歟親庭胥樂壽豈

安素堂詩序

安素之時義亦遠矣日月星辰安素而麗乎天河岳丘陵安素而麗乎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安素而麗乎人日月星辰以明為素河岳丘陵以静為素君臣以義父子以仁夫婦以别兄弟以序朋友以信為素日月星辰安其素則天道清河岳丘陵安其素則地道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安其素則人道順日月而薄蝕星辰而失度河流而逆岳鎮而動丘陵而變遷君臣而

疑父子而離夫婦而亂兄弟而乖朋友而詐則天變於上地變於下人變於中甚矣素之不可以不安也方今聖神在御賢能在職五典從而百揆叙三光明而九州平君子於是盡曾閔之孝修梁孟之敬篤夷齊之讓德敦宣尼伯玉叔牙夷吾之交誼熈熈怡怡切思焉安其素於中和位育之天如金君伯祥其人者亦可謂太平之良民矣易曰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而家道正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是為安其素也天台陳某升

其堂而樂之乃作詩以美之詩曰莫高者天日月繫焉莫厚者地河岳位焉俯仰宇宙惟人實叅之厥有恒德是以為秉夷君子允蹈斯曰安素以家則齊以國則治爰築我廬爰葺我室以敦我宗族以樂我婣戚爰樹我桑爰藝我稷以製我衣裳以供我酒食天之與我惟曰有常分聖亦有言遯世而無悶匪高㫺以覆匪厚㫺以載庶幾夙夜永底無悔

息耕亭詩序

余讀豫章鄭士亨氏息耕亭詩見君子有高世之見焉士亨篤學敦行為文章一本於古使出而鳴國家之盛則其志之所存豈不美哉今退而耕於野艾蓬蒿芟藜藿為亭以息其勞朝則服田畝夕則誦詩書六藝之文以求周公孔子之道而其自附古人有取於擊壤翁噫翁固高世之士也哉吾聞后稷之治穡茀豐草薙稂莠去蝨賊然後苗之發者堅秀者實而秋之穫富焉士之於道也亦然斥申韓茀豐草也距楊墨薙稂莠也排老

莊去蝨賊也於是禮以耕之義以耨之而人情之田斯闢矣士亭之治穡不戾於后稷則其於道也固擊壤翁之道矣余未能爲士亭究其說爰賦息耕亭詩歸之詩曰我耕於野穮之蔉之我田既臧我苗日滋爾稂爾莠爾蝨爾蟊不務是去爲苗之賊我田既登我稷維馨維春維秋以嘗以蒸維我百穀匪種曷穫維我百骸匪勤曷息勤之以時息之以所式歌式舞以祀田祖

送托歡叅政序

叅政元帥公以勛戚世胄折節講學江漢間與田畯韋
布之士角藝有司擢高第以薦於國蔚然以文學政事
名當世由州縣歷郎署積官位執政皆在江西省用兵
以來親與士卒同甘苦凡十閱寒暑文武忠孝精敏絶
人至正壬寅冬十一月余入京師道由淮楚獲納交下
執事終日論譚非古今理亂則政事得失温乎其容藹
然其言秩秩焉其有源委也某游四方久且老矣辱知
公卿亦不爲少獨恨見公之晚山東寇平公買馬束裝

治行甚遽某惜其去不敢留因詠詩以致其思詩曰相見各云遲相别何太遽依依淮陰郭望望山東路山東路已平萬里接神京衣冠朝鳳闕鴈行皆弟兄故舊驚還喜華髮今如此留得寸心丹歸來奉天子

夷白齋稿卷二十二

夷白齋稿卷二十三

元　陳基　撰

記

雪齋記

顧君進道讀書笠澤之上而謂余曰吾幸為太平之氓獲於耕釣之餘從事其丘其水之樂而其所謂卉竹禽魚凡以資耳目之玩者予嘗執筆而賦之矣今吾即所

居東偏築室曰雪齋宗棨不斲尚朴也丹雘不施尚質也覆而為宇環而為堵疏而為牖啓而為奥皆飾以堊者尚素也入我齋者晃然如積雪之朗於目焉因以為名者尚白也然未有為之記者敢復以煩執事可乎夫雪之時義亦遠矣詩詠之春秋書之風人賦之慮無不窮其意而子也又何以加焉余惟進道寔吴巨族環溪而居甲第相望故家喬木之下疇不以華侈尚之而其寒暑昏旦所取以為藏修游息者曾不以彫琢塗飾為

美而上棟下宇結勝於桐軒欒砌綠陰翠雨之中者不過曰朴曰質曰素曰白而已至比物興喻又獨取於玄冬之雪噫何所尚與人異哉况鳴玉紆朱乘堅策駿上可以狎聲勢於公卿下可以夸光耀於閭里進道皆不屑為之而淡然一室恬退偃息章甫逢掖之與俱雅歌素琴之是適其清風潔操殆將蟬蜕渾濁而與詩之所詠春秋之所書風人之所賦者同歸潔於歲寒而已矣以視同流合汚洟涊淪溺而不知反其初服者若將浼

焉而遠去之詎可同日而語哉此其所謂雪齋可以觀進道之志矣吾聞有道者之端居也無所待於外而虛室生白焉進道蓋嘗與有道者游尚何以余言為哉

愛日堂記

松陵于和仲躬耕以養其父母余友錢君伯行題其所居曰愛日堂且徵余文以記之昔者楊雄氏有言事父母自知不足者惟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美哉乎何其言之不詭於聖人也夫天下孰

有親於父母而切於人子者哉然父母之年一喜一懼而人子之心則有幸不幸焉故曾子之善養志者能知其不可復者而先施之也季路之興感於風木者欲致養而親不待也與其富貴而不待孰若貧賤而先施此孝子之心所以不能自已也蓋往而復來者日也衰而不克復盛者人也往而復來者無紀極衰而不可復盛者猶須臾此則百歲之中無非可愛之日一日之内無非致愛之時推是心也人皆有之聖賢獨先得其所同

然耳彼具聖人所同然之心而弗知踐焉不有其身者也不有其身者自暴自棄者也今既不甘於自暴亦不安於自棄而又際世承平安居畝畝出不驅馳於王事入克承懽於朝夕上棟下宇俛仰具慶而靖溫修瀡之職無恕焉世之仁人君子得全斯樂者葢鮮矣和仲抑何其幸歟然天下之幸不能以久居人子之心不可以不懼知懼然後知愛知愛然後知不足此揚雄氏所以善原聖人之心而錢君又善私淑於揚子而錫類於和仲也

吾聞顏淵之孝勝於猗頓含菽緼絮美於紆朱佩玉和仲其勉之哉

崑山州重建城隍廟記

江南既入職方而崑山為吳雄邑元貞初縣升為州皇慶中徙治太倉而城隍之神寓祠於興德廟延祐丙辰夏旱判官馬祥禱之輒應乃改祠於海寧寺經藏殿泰定甲子達嚕噶齊道僧始為建廟然亦草創而已至正丁丑史侯元章來治是州首恤民隱均賦役嚴教條期

月之間威肅恵溥凡前政號為不便者侯皆優為之而崑山之治遂為江南州牧稱首於是大新孔子廟修州治創增常平倉等皆不勞民而事集爰相神宇圖改作而州人顧瑛以衣冠故族耕隱界溪之陽時以長者稱之知侯之意則忻然以廟事為已任蓋十年前瑛曾夢與神接神語之曰歲在攝提龍御於斗必有良攸式康式阜吾宫當大汝其左右汝尚識旃及是適符所夢然則廢興之故神固已定之久矣先是州治之前無正路

侯乃除地為平橋以通車馬之往來而廟故在州之東南地既湫隘制亦卑陋乃更擇地之西南北日以遷焉度材鳩工經始於至正十年某月某日落成於前為正殿後為寢宫棟宇穹如門廡翌如昔所未備今皆完美神明奠居於斯為妥揔為屋若干楹而所費一出於瑛焉州人士因各持牲酒來享且曰吾州非惟生齒之庶貢賦之煩甲於郡而地瀕江海風檣浪舶出没島夷卉服之區朝發而夕至寔要害之地也今幸天惠賢侯既

飭署居以衛我復興學校以教我蓄義粟以活我吾方倚侯以為金城湯池而侯顧以金湯之固神而明之式祐民社垂休無窮鄉之善士又克聞義而起趨事如歸是使我父兄子弟世世依神以徼福者悉侯之賜也乃相與伐石徵余文以為記余聞城隍之神肇自吳越其來久矣崑山由縣陞州且從治要害地神之為祠自不可緩然上下數十年而始大興於今豈非廢興之故神明知之已久而吏侯之賢不獨生民是依而神明亦從

有賴乎史侯為州設施次第要為審所輕重者然廟為役寂巨而瑛也獨任不煩公私而成之速工之美若此盖上以善勸下下以善應上感孚之理固自有不可遏也史侯善政可書者不一兹得叙其係於廟者如此是歲庚寅某月某日記

虛齋記

有為黄老之學曰虛齋者莫知其為何許人也或見而難之者曰夫積氣為天風雨霜露寒暑皆天也積塊為

地山川丘陵草木皆地也人具百骸九竅以屈信呼吸乎兩間殆與積氣塊同類耳果何獨以為虛乎虛齋曰嘻若何言之悖也夫人圓形於兩間固無異於山川丘陵草木也其所以屈焉伸焉呼焉吸焉於其中而能與造物者起鴻濛混希夷游於太虛之家而周流於風雨霜露寒暑之表者蓋必有神而明之者矣神而明之者何虛以待物者也故曰惟道集虛此吾所以齋其心乎此吾所以一厥志聽止於耳心止於符乎此吾所以虛

室生白其猶日月星辰之有光耀於積氣之中者乎是道也顔氏之子得於宣尼者也莊周氏所以浮游於人間世者也若何言之悖乎容唯唯而退虛齋子亦儵焉不知其所之或曰匡廬道士有云于太虛者世傳以為將家子好俠任氣有口辨能文章於書無所不讀自以為才高不為世用遂披道士服為黄冠往来吴越間為玉山顧隱君所知吁此豈即其人非耶予聞其言之合於道也故録以為記

思善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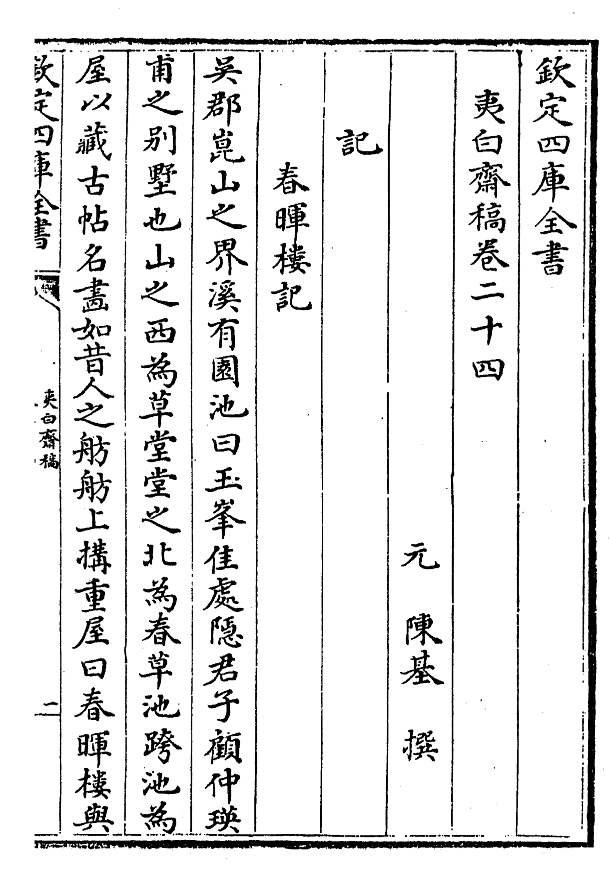
吳郡袁氏居長洲之蛟龍浦者世為衣冠之族與吾友者曰可立寔克以勤儉好學自振先人之廬悉讓其昆弟而自卜築吳江之同里奉母氏居焉既名其堂思順又屬余發其義以記之昔者孔子繫易至大有之上九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上九處大有之極而能下從六五君子象之則克以盈滿為戒謙退

自將况天之所助恒在於崇善而崇之至又莫大於尚賢乎且君子居大有之時固當用其剛明之德出時遏惡揚善代天工養庶類然非大車以載如九二公用享於天子如九三匪其朋如九四厥孚交如如六五則不若初五之無交害上九之自天祐也今可立以頴拔之姿駿發之氣使其明目張胆高視濶步如名駒利器得以折衝馳騁於大有為之世則其才足以任重忠足以守節謙足以制盛孚足以交上下昔人所以駕輕車就

熟路遇盤根錯節而鋒不少挫者非若人之徒與乃今遠去江湖卜居清曠蓄書過百城樂與賢大夫士攷論前言往行以奉親教子為務察其心之所思殆將仰獲助於天跡其身之所履又將俯獲助於人斯堂也蓋所謂固忠厚以為基闢仁義以為户樹禮讓以為垣廣孝敬以為與守之以恭儉持之以悠久而積善餘慶庶幾日與父子夫婦兄弟周旋於壺閫之中天且弗能以奪之而況人乎然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令可立既克

以大有而作室厥子復以知謙爲肯構則思順之澤如
水之有源其來也孰得而禦之乎詩云樂只君子保艾
爾後又曰子子孫孫引之勿替是爲記

夷白齋稿卷二十三



夷白齋稿卷二十四

元 陳基 撰

記

春暉樓記

吳郡崑山之界溪有園池曰玉峯佳處隱君子顧仲瑛甫之别墅也山之西為草堂堂之北為春草池跨池為屋以藏古帖名畫如昔人之舫舫上構重屋曰春暉樓與

湖光山色相望仲瑛日率其子若孫爲壽於其親畢輙與賓客沉酣六義賦詩以適登臨之趣嘗誦唐貞耀先生孟郊氏游子吟而有感焉既以春暉名樓復徵余文以爲記嗟乎世之難遇者太平人之至樂者具慶故風人之嘆恒不足於所遺而世人之情莫不喜夫逮養凡邃堂層軒迴廊複館與夫珍禽異卉世之好事者皆可以力致至於俯仰四世具慶一門行無羇旅之思居有園亭之勝極天下逮養之樂無風人不足之感此殆非

人世之所可必者雖萬乘之卿相不能強而致也然則太平之士如仲瑛者亦可謂遂其心不違其志矣而登眺徘徊顧猶有感於春暉豈所謂愛日之心自知不足者乎然是樓也廣不四楹高不十仞近則綽阜之坡陀馬鞍之崗峦遠則海虞之綿亘陽城之巨淵與夫洞庭諸山朝光暮景出没變幻凡為其賓客者皆執筆而鋪揚之矣余獨推本名樓之義而為之記至正十年十一月甲子也

佩韋齋記

吳興刻九成氏以瑰瑋博雅游公卿間而其爲詩清峻粹容有作者之遺音焉嘗自以狷峭思所以懲艾而繹夫書紳之義者其要莫如緩乃即所居闢齋名曰佩韋蓋尚志西門氏范萊蕪之所以垂休千古者也以余辱有一日之雅俾爲文以記之余聞之目短於自見故觀面者必於鏡智短於自知故正已者必以道人稟天地之中和以生性固無不善也然古之君子身必佩玉物

必有銘亦以氣禀之或偏而思所以謹非僻之入欲託物以自儆也然則西門氏之子佩韋其猶正鬚眉者之於鏡乎抑柔不茹剛不吐仲山甫之見稱於尹吉甫而寬猛相濟孔子之所以善鄭子産者乎君子亦中庸而已將遠云乎哉況思無邪者詩之善言也溫柔敦厚詩之善教也九成蓋嘗優游詠嘆而有得夫六義之旨宜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無適而非得性情之正而托物為鑑顧猶有待於韋則其所以兢兢乎擇地而趨而敬以

爲與恂恂乎捫舌之規而禮以爲樞其於言行悔尤何如哉嗚呼西門氏之莫欺范萊蕪之貞節絶俗固百世之賢大夫君子人也前志有之以長續短以有餘補不足九成有之因書以爲佩韋齋記

存存齋記

沈君仲説隱居於吴會耕學於笠澤廬於陳公之原而以名其室曰存存齋蓋取易大傳之語而陳公原之廬朴而不陋簡而有容甍不加彫椽不加琢而室之制具

焉蓋沈氏世泳詩書之澤而其先壠所在土厚水深松栢茂蔚斯齊也在墓之左環以流水繚以林麓遥岑緑野星拱繡錯而歲時霜露之感油然於寒泉風木間仲説曰子盍為我記之蓋余辱在賓友之末甞捧卮酒為祖夫人九十壽及夫人壽終仲説持承重之喪於此又甞即其處而弔焉俛仰生事死喪之際敬養隆而哀禮至仲説所以培其本而濬其源者非一日矣且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賛易之辭釋之者曰知禮存性而道

義出蓋學以知之智也孝以履之禮也性由此存道由此出而措之皆適於宜吾概於仲說事親之始終見之則於斯齋也可無言乎噫以簡朴之室廬居深厚之水土仲說所以永孝思也以存存之聖謨承詩書之世澤仲說所以垂後昆也後之人慎毋以華易朴以繁易簡則存存之餘慶未艾矣是為記

靜遠齋記

吳門于正夫少習醫方術其壯也遂以醫名世搢紳大

夫多其慎於術也贈以扁曰靜遠齋人因以靜遠號之成都府判官浮光王季野甫由其先公叅政賜第於吳因家於吳與正夫交善屬余為文以發明靜遠之義而為之記夫所謂非寧靜無以致遠此諸葛武侯誡其子以修身養德成學廣才者也百世之下讀其書者至取其言以為學者之標的吁豈不美哉正夫醫家者流其為務非必修身養德成學廣才而名其齋乃取於靜遠之義豈無說乎先王立醫司掌醫之政令而與天官冢

宰並列於周官其事則昉於宓羲神農黄帝其書則著於太素靈樞皆古昔聖人仁民愛物之仁心所寓也以五穀五藥五味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尊其生診之以九竅之變叅之以九藏之動此豈慆慢險躁者之所嘗試哉故必静以致之精以研之而後深且遠者可庶幾也吾聞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又聞之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三代而降以良相而醫國者武侯也以良醫而活人者扁鵲也武侯以道静以修身扁鵲以術隨

俗為變昔者庖丁好道而進乎技使正夫之於術亦猶庖丁之治牛則於道其庶幾而扁鵲何有因書以為静遠齋記

梓軒記

吴郡徐君孟達東埜之南塋有樹曰梓因名其軒為梓軒昔孟達之先外舅陸君静遠以儒起家為嶶州路學教授東埜乃其釣游之地也是樹也余盖見其手植俯仰二十餘年其拱把者欝然數十尺矣夫梓殷人尚之

詩人詠之周人以之命篇周禮以之命工夫豈以其木之王其材貞其質堅而不剥乎是故以之為棟梁則可以營都邑建明堂為琴瑟則可以奏韶武薦郊廟然非遇夫良工則亦操斧過之而弗顧也噫梓之時用亦大矣且始也吾與公游而見其萌今也吾與公子若婿游而見其長使雨露之養克遂乎其天培植之功不拂乎其性則其堅頎美澤益壽且孳世有經國如梓材辦器如梓人則其貞且不剥或者不與樗櫟同棄乎操斧之

手亦未可知然棄與不棄物之幸不幸也吾獨愛其春而榮夏而茂秋而蒼冬而實而吾與二三知已鳴琴賦詩於此庶幾充然若有得於生物之妙者則前人之封植以庇其根本豈直所謂無忘其角弓而已哉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只因為之記使後之人知其植之之自至正十一年冬十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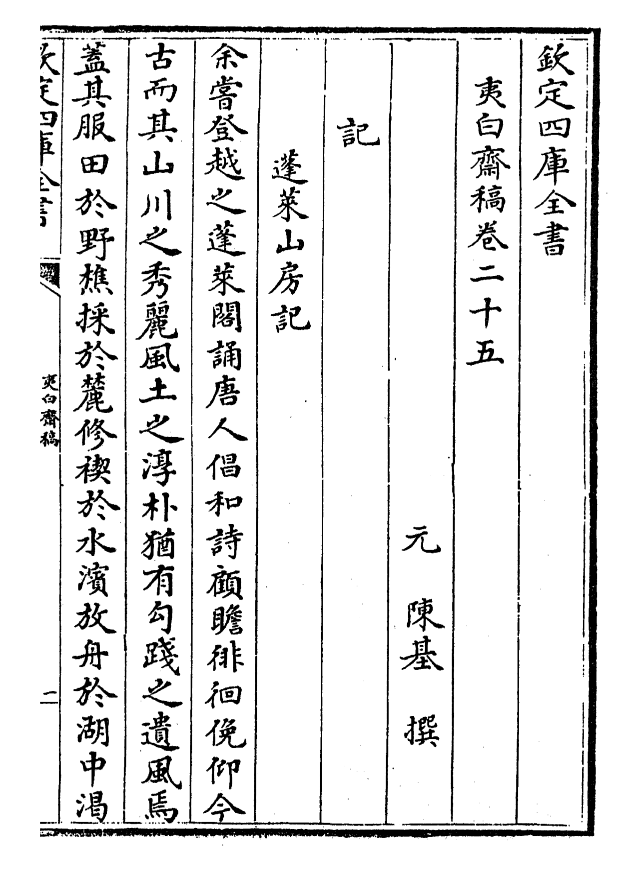
貞吉齋記

吾友陸養正飭燕休之處於寢室之側西東為戶北南

為牖中設匡床而屏其東琴書畫帖筆筒茶灶今古奇玩參差羅列而嘉卉之屬如榴如橙橘等數榮美實靡不可愛室雖不廣而其資以為藏修游息者無一不備以余辱有一日之雅俾審其義而扁之余以為養正之名若字皆本於易象之頤是齋也宜顏曰貞吉養正曰善復屬余記之夫易之言貞吉也蓋不止於頤也盈宇宙間凡有血氣者莫不有待於養而聖人實裁成輔相而左右之故頤之道在於節飲食慎言語夫飲食以養

體言語以養德其事似而所係甚大君子之所以節且愼者欲其所養皆歸於正也已正則及於物者無不正矣此頥之貞吉所以爲可尚也且物蓄然後可以養故受之以頥令養正之所以爲飲食男女百物之所需者皆前人之所蓄也前人所蓄以貽來者豈徒充口體悅耳目宴安其起居而已哉養正於此誠能鼓琴讀書酌古準今以師其德義左右圖書步趨聖賢以法其刑儀而其動息節宣無適不由於正則所謂貞吉者將日夕

周旋於飲食男女言語坐臥之間而前人之所貽引而勿替而其所以自養又可推以及人矣夫吉者何福也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養正其尚懋哉若夫震上艮上之義易之道大矣哉不復贅也至正十一年十一月甲子記



夷白齋稿卷二十五

元 陳基 撰

記

蓬萊山房記

余嘗登越之蓬萊閣誦唐人倡和詩顧瞻徘徊俛仰今古而其山川之秀麗風土之淳朴猶有勾踐之遺風焉蓋其服田於野樵採於麓修禊於水濱放舟於湖中渴

飲而飢食優游以卒歲雖海上之神仙不是過也而其邦之人朱子安氏顧携妻子挾方術賣藥於吳會一室之内左靈樞右太素匡牀曲几琴瑟在焉入其室者殆不知在市肆閒闠扁之曰蓬萊山房蓋不忘其土者人之情也然古之良醫或在齊在趙或在周在秦亦甞一日安於其土哉子安之去越寓吳亦將隨俗爲變而其家多禁方煉金石草木爲丹劑足以起人之疾却人之老或謂其遇異人授以幽詮秘笈不死之方蓋亦不

可知也雖然吾聞黃帝候神之館寔在越中徐市之流徒駕樓舡望弱水瞻溯而忘反而不知有道之士乘雲氣馭飄風往來於人間世久矣予安倘幸遇之而得夫秦漢所未有之書方士所莫致之藥亦豈所得私哉盍亦献之天子俾斯世胥躋仁壽之域坐享無為之治而退然一室若將逃名如韓伯休者又非予之所敢知也姑為記其山房以質之於有道者

綠筠樓記

浮屠景蒙師即雲間南禪寺結茅為樓扁曰綠筠介余友賴善卿徵文以為記夫筠者何鄭司農曰竹之青皮也然於潛僧以綠筠命軒蘇長公為之賦詩景蒙以名樓其亦有所本也昔者九方皋之相馬也以牡為牝以驪為黄蓋得其精者忘其粗在内者畧其外識者以為有天機焉然則以筠為綠其殆真知竹者耶此亦自夫有竹者而言之耳自未始有竹者而言則物我未形境智俱泯青且不有而況於綠乎古之名僧有不離晏坐

而游於物之終始者而樓晏坐之處也景蒙即毘盧之境闢靈照之臺豈徒浮游雲月嘯美風日自以為高世而已哉亦必天機悟入上下始終自夫有竹而至於未始有作而恍然默會於心也此蘇長公引而不發於潛僧之所未聞者輙敢因善卿以為景蒙告佛之徒有香嚴師者真知竹者也請以吾言印之至正十二年歲在壬辰三月甲子書

沃呼氏續祭田記

河南沃呼氏自大中公宦居浙東西而其子故湖州路
儒學教授君博雅好禮克世其家其卒於越之蕭山也
夫人皇甫氏與其子溥澥沂潚卜地錢塘大慈山之原
塟焉既奉襄大事遺業均分四子而以田若干畝之在
蕭山者為墓所祭祀百事之需前經筵檢討豫章鄒君
魯望為之記而公賦有常歲用取給凡塚舍祭器壤樹
神道碑碣所應用之屬皆不可缺者夫人念諸子從宦
北南而大慈新阡不有以增葺防範之懼久弛廢乃以

所資自老者田若干畝待終養之日併歸祭田以垂永久誡子孫毋尺寸敢侵漁或私自變易廢墜丘玟餕厥祖禰以蹈不肖之辜因命其子來徵余文為續祭田記歸而刻之余聞之禮曰有田祿者先為祭服沃呼氏肅愼有族世階膴仕而教授君又名知禮者則其有祭田宜矣而追養厚終謹封植防不虞人子之事也夫人顧先諸子推其所自已為其所得為異日使大慈松楸不鞠為蒭牧之區沃呼氏不為若敖氏之鬼若夫人者其

殆禮之所謂慮事不可以不豫者乎為厥子孫歲時祭掃怵惕霜露以時具物不可以不備則田宜益治祀宜益隆土宜益厚樹宜益封而凡夫人所以圖永久者引之勿替則教授君之澤未艾矣彼思以木為材以其蓁棘為薪者且貽譏於君子而况祭田乎此馬醫夏畦之輩所不忍為者固無為知禮子孫告也是為記

雅會堂東軒記

雅會堂者徐孟達甫宴好賓客之所而其東軒則余之

所寓也余辱與孟達游而其子緬以余有一日之長執弟子禮從余正句讀訓故以求夫詩書禮樂之說夫居高則體夷體夷則神暢神暢則所業也勤故即雅會而絃且歌者孟達將以責勤其子也由是撤匏竹薦几格經史百氏旁午聨絡朝夕相與紬繹磋磨於其中然有不督而自勤者豈居之移氣如是哉蓋柳子厚所謂交相賛者固不得專美戴氏矣時歲之秋風日始厲視堂下之水潦之盈者日以縮卉木之華者日以碩而余與

緬仰則觀陰陽之代謝俯則究夫物理之長消而風雨露霜之教昭昭也蓋道之大原出于天而聖人則純乎天者也今余與緬入則求之於詩書禮樂出則見之於風雨霜露天也聖人也豈欺我哉且人莫不知教其子也而其教皆始於句讀訓詁然止於句讀訓詁而已者非余之所樂聞也余之所以語緬者豈獨私於緬哉亦因以自勗云爾遂書於壁以為雅會堂東軒記至正十二年八月甲子書

竹間居記

余聞吳興張家多美竹其里人沈君自誠余友也問以趙侯仲穆氏所書竹間居三篆字示余且屬為之記余與張君雖未有一日之雅然其居吳興山水之邦而嗜竹則其為人可想矣夫竹之時義亦遠矣昔揚州之曰篠蕩曰箘簵曰其貢視瑤琨齒革織貝璣組與夫三品之金九江之龜蓋並重焉秦漢間有竹竿萬箇者可比千乘之家而其利與酤釀醯醬牛羊谷帛文采狐貉金

錢等蓋鏃焉而矢可以討不廷箎焉而篪可以展孝敬竅焉而管可以和神人而其下為筒為竽為椽為藩之屬不一而足而要其歸均之為用也後之好事者流連光景嘯美風日或構亭上阿或築館水濱往往以有竹為清無竹為俗雖其取舍與彼或殊然未足以言真嗜竹也今聞張氏之子於竹不苟焉規利以埒富千乘而其足以効貢如瑤琨如齒革如織貝如璣組如龜如金者亦不翦焉自棄鞠為蓁莽之區蓋有為矢為管為筒

竽之具而意有不屑焉則亦將全竹之天而與造物者游於一椽半藩之外而樹德則視其本執禮則視其筠礪行則視其節較其所獲奚翅十百於酤釀牛羊谷帛金錢之利也哉吾聞君子比徳於竹若張氏者其殆真知嗜竹也夫爰為之記因自誠而達之至正十二年八月甲子也

庸徳堂記

松陵鄒仲彬氏篤實人也間以所居之堂請名于予因

顔之曰庸德堂復屬余申其義而記之余不得辭也昔者子思子述孔子之言有曰庸德之行釋者曰庸平常也人之庸德見於事父兄交朋友者夫人而能之也而夫子以為未能者謂夫未盡能為臣為子為弟為友之道而勉人以忠以孝以弟以信此聖人所以為未能也古之善事君父者莫如舜善事兄者莫如子輿氏所言善交友者莫如平仲然非有毫髮加於職分之外也安而行之為聖人勉而行之為賢人亦愚夫愚婦之所能

知能行者也彼以平常為不足務而故為險僻之行自以為雄傑如尹諧瀋正華士鄧祈少正卯之徒亦終為成湯文王太公子產孔子之所戮而已不亦惑之甚歟仲彬於此誠能循循於平常之途惴惴於險僻之徑兢兢乎職分慥慥乎言行恒自克於已毋求多於人則吾將見其不止於篤實之人而已傳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為記

夷白齋稿卷二十五

夷白齋稿卷二十六

元 陳基 撰

記

思善堂記

句吳張熙載氏力田事親於松陵同里有鄉黨縉紳之譽當讀書至公父文伯之母所謂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而嘆曰美哉乎其言之也孔子使弟子志之其有以

夫乃即所居扁曰思善堂且謂余曰願為之記夫人位乎兩間所謂善者與生俱生也然中人以下或不能不淪胥委靡而為其習所遷故心之善惡生于民之勞逸民之勞佚原于土之沃瘠是以楚有桂林之饒江湖之利其民侈靡而不務本趙有邯鄲之富四通之衢其民矜飾而多逐末唐獨以土瘠民窶其人皆勤儉而質朴憂深而思遠故聖王之用民也有貴乎瘠土焉勾吳今之楚趙也陸海之產夥于桂林貿遷之貨盛于邯鄲其

土蓋可知矣而褐衣皮冠含菽飲水之民若熙載者顧諰諰焉曰以孝弟力田為務若將自食其力如蟋蟀詩人之所賦者噫豈聞陶唐氏之遺風而興起乎蓋不淪胥于其土而能蚤夜孜其思此中人之所難而君子之所與也使勉焉勿替循之有序則近之事親遠之事君無適而非善者周旋于洞洞屬屬之間而薦紳之譽將不止於鄉黨矣易曰素履往無咎熙載其尚念之至正十二年冬十月甲子記

鍊雪軒記

人嗜五穀以生而世之嗜茶如五穀者豈以其能蠲昏滯釋煩壅亦養生者之助乎昔陸羽既著茶經張又新之徒復祖述羽論水之品第有二十而雪水則其殿也吳郡因了堂上人少游四方學出世間法而嗜茶則不啻如羽焉既歸老其鄉而其鄉之水宜茶且勝又新所記者若虎丘松江殆與南陵惠山相伯仲上人顧舍之不取而獨切切焉有事于品題之殿者以自名其軒曰

鍊雪且上人嗜茶如五穀盖不可一日廢者也然而必有雪而後鍊之豈命名之意乎盖嘗從上人而論茶矣井焉而汲薪焉而火活始也爽朗乎若晴空之行浮雲終也輕盈乎如白花之曜陽春或薄者為沫厚者為餑紛綸淴鄰與雪同物故茶之祛煩滌滯猶雪之凌弭毒害也煩滯消而後五穀之功收猶毒害弭而後萬物之天遂也故不必虎丘松江而水之品存斯善乎水者也不待涸陰沍寒而雪之用足斯善乎雪者也而其所以

疏霧源溉舌本浸淫乎禪悅之味策勲于養生之外斯善助五穀者也使斯世復有如羽將旨焉而心味之不暇尚矣品第之殿云乎哉然此亦自有色香味者而言之爾當其未始有色香味也眞妄冥合名實交喪孰爲雪孰爲非雪乎故即是軒而觀謂上人所煉爲雪不可謂之非雪亦不可噫顧安得六根互用舌頭具眼者與上人言之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記

本源禪院記

距黄巖州治之南五里有山曰龜山延祐間大比邱無住禪師定公居之州人李心竹氏黄克仁氏許野夫氏孟寂菴氏皆慕師之風往來精藍為方外游至順二年辛未沙門契如知師雅有延待十方雲水之意爰即舊圖新得地南隴之半而遷焉州之信女金周徐黄四氏施錢刻木肖普門大士像莊嚴崇奉蔚成寶坊今所謂本源禪院世以甲乙守之者也師慮衆聚而食不繼則事廢羣居而規不嚴則業隳于是置田若干畝擇其徒

康敏通練者主其出入又歲推一人為衆所服者居首座凡禪誦動作威儀之律規一遵百丈貽法而九旬僧戞修持惟謹盖師俗隸州之西橋高曾祖皆以貴胄起家考亭朱子且姻也而師資稟靈淑幼篤慈恣少長事祖及父兄孝且恭既終養輒蟬蛻萬縁謁方山竇公于杭之南屏願以初服而師事焉山龎而度之時年二十有八具戒首謁無涯際公于婺之智者院一言圎解頓造玄閫繼見鉄山璚公而歸老是山足不窺户者垂三

十載以至正元年辛巳八月二十四日委化闍維之日珠圓玉潤名曰舍利者無筭遂建塔山之西麓春秋七十有三夏臈四十五後八年己丑師之上首弟子一恒不遠千里介其徒文煥以院之始末師之出處大概徵文為記勒之貞珉以昭示方來按龜山即委羽山俗所謂俱依山也道家流號為天下第二洞天云有真人嘗輕舉于此者今師以世家舊族即有入空懷寶厥躬退藏于密始也將以滅跡韜光終也遂以順緣闡化于是

崇塞易構宅勝面陽慧燈照大有之天梵宇廓空明之境凡挈缾錫負笈篋由天台雁宕而來至是如歸人謂倶依之兆職此可徵嗟夫豈偶然而已哉為其後者服師之服居師之居尚知培本濬源蹈規迪矩使無上福田利益羣品則甲乙之傳其未艾乎爰因恒之請而為之記若夫工之巨細費之多寡抑末也可以畧云是歳七月既望書

省委官河南杜君政蹟記

至正十二年壬辰春海寇擾漕運汝寇陷湖襄蔓延江
東西浙行中書省出師捕禦簡才畧素著者備瀕海要
地嘉興為郡負海控江左拱錢塘右連吳會而其地若
海鹽舊邑澉浦黃灣境接島夷商通舟服大艘巨舶與
醜類鯨鯢相出沒有司防禦雖不敢少懈尚慮勢迫事
緩思得勇果有器局者揔之而行省難其人河南杜君
由吉安路總管府知事寓杭慷慨論海事其言甚剴切
行省聞大悅遂檄君乘傳涖澉浦往來黃灣等處以警

非常凡以海為事者皆隸焉君入郡擇能吏自隨甫至首誅兇殘無賴素為民患者海昌羣盜怙終稔惡已久至是亦殄滅之遠近聞風莫不慴服平章定定公多其功勞貽以名酒錫以束帛金帶君念沿海之民貧不安業則易變今欲弭盜而不知恤民欲恤民而不知減鹽筴之征薄商旅之稅猶治疾而不察其端雖有善藥不克奏效也乃條其事以聞行省從之未幾寇入杭湖嘗二路相繼失守浙右騷動寇退生民塗炭者十有八九

君所莅之地綿亘三百里獨晏然無恐民父兄相語曰生我者父母衛我者杜君也君曾大父元帥公策勲先朝開府河南大父嘉議公河南宣慰使司同知元帥府事父儒林公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剖符授鉞奕世誦德君伯仲鳴玉曳紱後先輝映君于此以行省之命折衝一時保釐一境而能恪恭給事興利除害使民不忘若是有如執干戈以衛社稷俾克配其前人則其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豈不卓然偉丈夫哉故既

述民父兄之意又推本君先世大畧併勒之石庶後之人欲知君者于此有徵焉君名某字某十三年癸巳某月某日記

天惠賢首教寺記

吳門天惠賢首教寺郡沙門如山定公之所建也公世居松陵家本世族父吳伯熙甫隱居奉佛王氏母崇信惟篤及公之生母感異夢爰在穉年性稟殊倫稍長出則服膺世典入則留意真乘父母察其不羣聽其出家

衆訪名師不憚寒暑徧探秘奥尤嗜華嚴理暢心融殆若天授間讀大報恩等篇而嘆曰吾佛所説廣大悉備究竟其端實在孝敬于是食粗衣菲而心篤于色養錙積寸累而志隆于報本既由勤儉得致豐饒則以其羸購地于郡城之東廣袤若干步度材庀工作菴以居日益月增廓而為寺經始于某年某月某日門闥宏麗殿宇邃深講堂高廠東西有序以至藏經之閣選佛之場方丈之室與夫齋庖庫庾于法所宜者靡不完備公于

此身精嚴戒律率衆簡藏經梵並宣雜華芬郁莊嚴殊
勝士民瞻仰前僉行省宣政院事張公嘉乃休績爲請
于上寵賜今名俾爲十方禮聘清凉疏主之嫡傳開山
演教既竣事尋以寺之顛末徵文以爲記世言浮圖氏
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葢用力勤者其功博剋意專者
其效速矧其心懐顧復啚己厚親肇開圓頓之門永表
追遠之地迓續華嚴之奥典紹隆賢首之正宗且從未
持簿册走民間資銖黍之助于人若安公者非用力勤

而刻意專者乎為其徒而居其室者皆知以弘道報本為務因其堂構而繕葺之培植福田仰以祝無疆之丕祚俯以荅罔極之深恩而吳門之有天惠天惠之宗賢首將與東南列剎並傳不朽所謂功之博者日以綿效之速者日以固此實公之志而余之所樂道也故為之記使勒貞石云至正十二年某月某日記

夷白齋稿卷二十六

夷白齋稿卷二十七

元　陳基　撰

記

書紳齋記

中吳衣冠之族曰海虞徐氏其入仕中朝出仕牧伯者曰故益陽知州子孫多好學從余游者曰緬緬之父曰孟達甫居松陵笠澤間蓄書數千卷教其子緬恪承父

志砥礪激昂稱佳子弟請余扁其讀書之舍且徵文以記之余既扁之曰書紳齋又從而為之記曰昔者七十子之徒學于孔子孔子教之以六藝而六藝之文見于經傳者無慮千百數然究其歸率不過于謹言行而已矣顓孫氏居七十子之中蓋以身通六藝而夫子答其問行也始之以言忠信申之以行篤敬終之以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噫此數言者豈直顓孫氏所宜書諸紳哉凡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兄弟朋友舉

宜書之盖仰之如日星循之如矩矱銘之如几杖箴之如盤盂勤勤焉勉勉焉不可以斯須離者也聖人既沒忠信之路塞于楊墨篤敬之門蔽于佛老百家之說參前倚衡之昭然者隱于詞章訓詁之習盖千有餘歲矣濂洛考亭羣夫子作實始紹隆鄒孟氏一髮千鈞之緒使塞者闢蔽者顯隱者著而荀卿揚雄韓愈氏之屬扶持排斥而功未集者至是而復集盖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吾與

緬朝而學夕而思仰照于日星審度于矩矱擇路于忠信問途于篤敬入求以事親出求以事君内求以仁兄弟外求以交朋友近求以行州里遠求以行蠻貊者皆書紳君子參于前倚于衡者也緬尚念之讀笠澤所著之書昌海虞所居之族纘益陽所貽之緒亦在于言行之間而已矣乃誦所聞以告之因書以為記亦將以自勗云緬字公遠余則韋羌山人陳基也至正十五年十一月甲子記

水雲亭記

都水庸田使西夏楊公雙泉涖官吳門寓第有池焉池上有亭彫甍畫拱綺構偉麗中設匡牀左右圖書筆硯參置佳卉美竹香艸之屬冬則啓南户斵木為疏承以素楮水光雲影掩映几席顧而樂之因命其亭曰水雲今江浙行中書平章康里明徳公手題其扁公既刻置其中復俾其客臨川陳基為文以記之夫水光雲影徘徊下上君子詠夫朱子方塘之詩有以見此心之體焉

是心也人皆有之朱子獨先得其所同然者耳故昔之觀于川上者曰悠然而虚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今公退于休沐逍遥亭上讀古人之書求古人之心廓乎有容湛然不昧萬物交乎吾前吾不隨以遷衆欲誘乎外吾不從以化舉天下之物孰足以喻之其惟水與雲乎盖水以清為體雲以虚為質清者不汚虚者無着君子思所以神明其德而與昔之賦方塘觀川上者夷猶容與同游于灝氣之始必于此焉會之可也公名

亭之意亦遠矣哉雖然水不徒清所貴乎利世也雲不徒虚所貴乎澤物也公今以耳目近臣權衡水政裁成地利輔相歲功始於江河達乎四海譬如泰山之雲起于觸石合于膚寸及其從龍鼓風雷周八極沛雨澤以潤天下斯其為利也溥矣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遂書以為記至正十四年夏四月戊戌

光福觀音顯應記

吳郡城西六十里光福寺銅像觀音以宋康定元年六

月念三日示現故吳人因以是日為觀音初度焉故事凡雨暘祈祀必迎入郡城去年秋苦雨都水庸田使西夏文殊努平江路達嚕噶齊西夏祿實總管大名高履迎寓卧佛寺設齋藏事靈貺昭灼是歲稱大有年旣繪像刻諸石又蠲寺之雜徭且勒文以記之今年春雨滋甚迎禱輒應夏淫雨繼至農人告病復以六月戊戌迎聖像百官有司出郡西門稽首賔迓冒暑徒行即承天寺供焉越十三日癸丑適值示現之辰江浙行中書右

丞西域畞珠爾丹都水庸田使文殊努海道都漕運萬户
燕山托音平江路達嚕噶齊禄實總管高履出俸金大
集緇侶作諸佛事文殊努拜淮南行省参知政事將行
尋製法衣傳之玉環以衣之監修國史掾淮南施允恭
時以使事在吳遘兹殊勝謹奉母命捐俸鳩工以黄金
飾慈容金相端嚴寶冠有煒行殿内外備極瑰麗四衆
圍繞衆人具瞻香花紛郁幢幡飄揚鈸鑼鐘鼓鐃鈎震
鳴如是三旬有二日而放大光明者二六月甲子七月

戊申也陰霾屏除陽德焜燿全吳之壤懽呼並作有年之慶復兆于茲七月自城還光福百官有司寅餞如初禮道路之人瞻仰儀容莫不改觀易視蒲伏讚嘆以為希有允恭復俾善畫者寫像勒之美石以彰顯應之實古者水旱之祭曰雩禜或城闉或山川或岳鎮或海瀆或社稷郡邑則祭其界内所得祭者及佛氏以圓通威力方便慈門利益羣品在吳之銅像蓋自前代以來碑刻所載歷歷可攷以今觀之其跡尤著宜吳人事銅像

如事山川岳鎮海瀆社稷而禮有加焉為民上者從其俗而虔其事弭疵癘祈豐稔以為聖天子養育元元無疆惟休之計也是不可以無記銅像示現之顛末見于舊刻茲不復贅云至正十四年甲午秋七月

白雲窻記

鄱陽章君彦復以漕府史就養吳中即所居壽慶堂西偏之室揭故吳興趙魏公所書白雲二字于窻間因名其室曰白雲窻彦復博雅好修每讀書至堯舜之孝弟

孔子之忠恕與夫趙少師司馬公之格言未嘗不反復致思至大書于壁以備瞻省平居無所嗜獨喜畫草木花果蔬茹之屬每畫皆自賦詩信筆有趣好事者多傳以為玩性廓落喜與友生討論前言往行意況春融與物無迕用是搢紳大夫樂與之游其能言者皆為之詠白雲窻詩而未有為之記者間謂余曰吾先大夫由曹之楚丘避河決徙鄱陽因家焉先府君青陽縣尹既捐館舍踐霜露銜恤罔極獨賴母夫人康强顧禄薄不足

以備甘旨然飲水啜菽麤盡其懽猶愈先府君之不待于今者此名窻之義子幸為我記之昔者狄公登太行而望河陽也葢猶有詩人陟岵之思焉俾後世之凡思其親者必托雲以為興雖以不肖不敏亦以白雲名其山房雲何與於人之親哉使我與親朝而出夕而歸口焉而滋味適體焉而輕暖裕起居焉而溫靖色焉而愉容焉而婉烝烝焉無或違于志則雲也果何與于親及一旦南走越西之楚北游燕趙舉目千里孰為親舍于

斯時也顧瞻山河徘徊而不忍去者獨見夫雲而已彥復嘗以公事馳驅于楚越燕趙之郊自其大父南遷而先人之廬不在楚丘先府君捐館而慈親之舍不在鄱陽當其匹馬之踟蹰山川之蕭瑟仰瞻飛雲回顧左右吾知其望吳門猶狄公之望河陽也雲乎果無與于親乎且狄公之忠義昭乎日月功烈炳乎社稷德澤溥乎四海百世之下有志之士聞其風而興起者盖將勉焉以希其萬一今彥復服膺前言而知本乎孝弟篤躬往

行而知由乎忠恕其于狄公正所謂聞其風而興起者
也然不佞未足以知之姑即其名蒽余所以名山房者
申其意以為之記

虞麓精舍記

常熟為孔門高第弟子言偃氏子游之鄉而海虞則吳
之名山仲雍之墓與世傳太公望之石室在焉州人徐
君公懋世居山之麓其先大父益陽公起家儒林歷官
中外而虞山之族日繁以昌公懋嘗介其從弟公遠以

虞麓精舍圖示余且曰願有以記之余辱交君家喬梓最密雅知公懋賢其讀書精舍工文章以舉進士為業有日矣余聞之君子居必擇隣游必就士昔者七十子事孔子于洙泗其擇鄰且就士亦至矣然孔子没弟子各以所學為諸侯師而西河之民至有疑子夏于夫子者而其學遂流而為莊周氏之徒子游特起吳中北學于中國卒以文學得聖人之一體百世之下觀其服膺夫子之言則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

取人則澹臺氏也其為邑雖以武城之彈丸必教以禮樂也考其言簡易者宏以遠疏通者高以暢究其為人則所謂敏于聞道而學之得其精華者豈欺我哉今公懋生于文學之里則鄉不待擇也尚志澹臺氏之流則士不待就也入乎耳武城之聲洋洋也沁乎心洙泗之言灑灑也布乎四體西河之人弗疑也形乎動定莊周氏之徒不能搖惑之也夫為名族之人居名山之麓飲名泉之水而能使國人稱而頌之曰子游之鄉有學者

府君之後有聞人嗚呼豈不賢哉彼文章之工否進士之利不利抑末也不足為公懋道道其擇鄉就士之説因公遠以復之余不敏他日問津川上命駕虞麓覽仲雍之流風攷太公之遺跡徘徊言氏以訪其故宅因假榻精舍尚能為公懋論之

夷白齋稿卷二十七